

集部

倪文僖集卷二十二

明 倪謙 撰

序

送都憲高公歸養序

人子之事親也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可謂之孝矣故古人之於養親必曰忠養曰養志者忠謂盡其心志謂體其心也能心其心則啜菽飲水足以為懽不能心其

心雖日用三牲未足爲孝此大舜之心所以惟欲順於
父母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貴溪高公上達以進
士起家累陞前職家有二親賴一弟侍側爲養故公得
移其事親者以事君既取科第以爲親榮又能脩職以
濟時用致朝廷兩貤恩封褒顯乎親其亦遂人子之至
願矣公受恩感激竭智殫誠以圖報稱英聲茂實煒然
著於兩京朝廷知公材可大用委任日隆公亦克肩重
負仰承上意其建功立業固駸駸而未已也奈何弟忽

殂謝二親衰老年近八旬無人備養二親之心豈不欲公之在左右乎然人臣之道不以私害公是固難於啟口也公之心豈不欲輔成盛治乎然人子之道不以義掩恩是固堅於引身也故公之始也備以三宜退者上疏自陳欲乞致仕上方倚注不之許終也備以親衰老者上疏再陳懇乞歸養上嘉其孝乃許之蓋公所存惟以父母之心為心必求歸養以順之不得其請而不止是雖祿之天下有弗顧繫馬千駟有弗視矣其肯貪榮慕

利忍遺其親於衰耄之日乎此其為心真仁人孝子之心矣視彼分羹而不之恤絶裾而不之顧者詎非公之罪人也耶兹歸也率其婦子拜二親於堂上會聚之頃恩光耀於里閭懽聲溢於房闥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加此者也南京刑部大理諸卿佐咸歆艶其行命予為序以贈於是乎書

送少宗伯章公歸省序

天地有正氣得之者為正人正人之生也心術則正而

不譎學術則正而不曲處事則正而不僻事君則正而不阿道之所在則任之而不辭義之所激則勇往而不憚志節堅峻可與泰華爭高氷霜爭嚴莫非正氣之所為也古之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今見一人焉章公太經是也公學端邃有氣節登正統己未進士高第授禮部主事陞郎中立朝謇諤以骯髒自用拳拳以愛君憂國為心匡時澤物為志遇事敢言多所裨益景泰中上言十四事剴切懇至備瀝忠欵朝廷惡其峭直逮寘圜

扉天下聞之莫不重其人而危其身公怡然處之曾不以死生禍福少動其心也所謂正人非公其誰歟天順初英廟復登宸極嘉公忠義詔復其官尋擢禮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名至文華殿面加奬諭賜白金文綺而遣之其簡在帝心可見矣未幾賜誥贈其祖父皆如公官祖母母皆淑人既而遷南京吏部所以致恩眷者甚厚今上嗣統之五年復擢南京禮部左侍郎其倚注於公者日隆重也茲公念自出仕以來未得一歸其鄉先

壠久違慈幃曠省具情以聞詔許之趣裝戒行南京諸公卿咸出祖以餞以予為公同年士也屬贈以言惟夫忠孝臣子之大節也公之事君惟思勉竭公義不敢少顧私恩是以至是始言而朝廷從之忠孝為兩盡矣肆惟朝廷方用正人以輔理興化如公者豈宜久去位哉展省之餘還旆早來以副朝廷之望可也公為閩王審知太傅仔鈞之二十二世孫舊居浦城始祖貢生太尉務始遷樂清南閣宋之時若濚若得象若淳諸宰執皆

其世德之顯者也公蓋無忝先烈云

慶興寧尹劉君壽六十序

予友劉君士達初知浙江麗水再知湖廣耒陽令知郴州興寧三宰名邑皆在江南故凡遇考績述職必得便道過家省丘壠會親戚故舊以叙鄉情去歲冬當會朝之期北之京師令春朝罷受勅還治歸經故里適士達壽届六十三月十三日其初度也於是親知咸為之喜為醵會以賀之其内弟户侯胡君彦奎謂予與士達相

知尤厚宜序以言正統間予與士達同遊應天府學年皆弱冠朝夕相與講習討論麗澤之好甚得也時司教者則有詠菴張先生提學者則有春菴彭先生皆吉人與士達父祖同鄉里視士達如子姪深愛厚而期待之士達學日有名二先生問其所與友未甞不以予言也二先生於予亦加愛厚焉士達之故也後予頼二先生之所奬厲出登仕路承乏詞林而士達遂得百里以治二先生亦未甞不為予與士達喜也予二人在仕路幾

三十年士達年已六十予年亦五十有八矣媿予以未成之學誤遭時用曾無寸長少補於世自宜引退而歸而士達方展其材智布宣聖天子德意以及於民不啻大鵬遇扶揺摶其勁翮良驥適康莊騁其健步予得不敬羡之哉夫治民與治身初無二道也治身者不撓天真以順乎理不伐天和以養其氣則身無不安而自得乎壽治民者不拂民性以順其欲不擾民業以養其生則民無不安而各全其天士達之治其民所至能使其

民無不安者一皆推治身之道以治之也是以不特壽其身而又能壽其民也孟軻氏以君子大過人為善推所為豈不信哉士達為縣既久民情世故更歷老練無所不知行將滿績趨朝必有大用之擢其所設施夫豈後生小子可及晚年聲華事業倍於少壯之時也審矣若夫壽年之永士達固有自得之道有不待予言之祝焉

贈祭酒王先生獻績序

國家之治本於賢材賢材之用取于太學而太學之教
主於祭酒蓋天下之士學業有成膺科貢之選者始得
升于太學太學之士教育有成登銓曹之選者始得列
于有位是則太學者賢材之淵藪祭酒者師儒之綱領
也故國家鼓舞一世之人材尊賢使能俾釐百工之績
而盡君道之責於上祭酒甄陶一世之人材舉賢薦能
俾周百職之用而盡師道之責於下是致萬事以理四
海以治而兆民以安者祭酒施教育材之功也其任豈

輕也哉自非學行足以表於人德望足以服乎衆者未易以勝斯任也若毘陵王廷貴先生豈非學行之兼備者乎先生神韻清粹博極羣書志操淳雅辭藻俊拔蚤自京闈出領鄉薦景泰辛未會闈高擢殿試賜進士及第爲第三人入翰林爲編修陞侍講進左春坊左庶子載筆史館纂叙鴻猷勸講經筵緝熙聖學尋擢學士於南院文章之富傳播京邑蔚然爲士林之宗其學行德望企仰於人也久矣一旦南京國子祭酒虛席朝廷素

重先生名特擢居之先生恪盡乃心端嚴自持正已率物左繩右矩動遵禮則訓督諸生悉遵成規諸生得於觀法皆改行遷善一趨於正出應任使者莫非有用之材而又增修黌舍煥然一新用是師道以立儒風以振而士習以美昔人謂韓文公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其先生之謂矣茲滿三載獻績於朝朝廷爰念舊學必留侍左右以為輔弼則褒封進秩之典有不及於先生乎先生匡時澤物之志有不著於朝廷乎王荆公贈胡安定

之詩有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桷與榱於是行見之矣翰林舊寅南京太常少卿李立之諸公相與餞其行而屬予為序庸書此以致望焉

困志集序

樂清章公大經予同年進士也平生性鯁介負氣節景泰中為禮部儀制郎中上言時政缺失十四事皆關國家之大計格君心之大猷不意批逆鱗觸忌諱詔下錦衣衛獄三木囊頭五百殘膚備嘗楚毒頌繫三年人皆

為公危幸而不死公茹荼如飴無所怨悔惟形諸賦詠以自適積久成帙題曰困志集天順改元英宗皇帝復登大寶遇赦得釋上知公忠義名至文華殿深加奬慰特擢禮部右侍郎閱一年拜南京禮部賜以金幣未幾遷南京吏部復轉南京禮部左侍郎予忝蒙聖恩獲厠僚末日得接公緒論間出是集見示予捧誦之則見其發諸肺腑協諸聲音者皆和平怡懌凡以寓夫愛君憂國之誠思親懷舊之感而絶無怨悱抑鬱之態焉故曰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觀公是詩忠孝之志可知矣嗟夫君子之事君固以行道為事是以自古忠諫之士無非欲致君堯舜措世隆平而道因言以行也初豈暇為身家計哉使其有所顧計則畏縮而不肯為矣惟公炳炳寸丹孳孳為國是以披肝瀝膽直言無隱冒鼎鑊而不避當雷霆而不慴果何恃而若此哉不過恃區區之忠義耳故公甘就羈囚與死為隣而夷險一致安危一節使他人處之將褫魄喪氣無聊之甚矣何暇寤歌嘯咏以

抒寫其胷中之耿耿乎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公之謂也公之諫疏已有學士錢公叙之矣不鄙欲予一言叙是集嗚呼公之大節著于國家聞于天下夫人而能知之至於處患難之高致則未之知也使得是集而睹之其仰慕又當何如是用叙之使傳於世

同年唱和詩引

正統己未科進士僅百人至成化甲午三十六年間物

故者已過半而仕於南都者惟禮部左侍郎永嘉章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淳安胡公而已寥寥若太白之配

殘月吁可歎哉去歲朝廷復起侍讀學士雲間錢公於

翰林俁起予於禮部禮部翰林皆在禁垣之東官署相

近而胡公憲臺乃居直北太平門外相去殊遠欲會頗

難故錢公章公與予三人以近得數會焉況予三人皆

嘗中遭坎軻一旦咸荷天恩出畏途而就夷曠相與聚

首於此視百人為後死私竊慶幸又幸代遭聖明職清

務簡公退之暇遇凡有所燕會予三人未嘗不偕會輒作為詩歌更唱迭和以為驩蓋君子不以外之所遇為戚忻而視中之所存為何若苟中無所怍雖在畏途亦無入而不自得使有所媿雖處安榮尚何足以為樂哉故予三人者惟其志同道合俯仰無歉是以發諸聲詩雖云暢叙燕樂之懷無非寓夫感恩圖報之意與鳴國家太平之盛也錢公收拾衆藁録為一帙其門人内翰周君宗勉儒士劉君振之偕自海虞來訪于翰林偶從几

上見而閔之宗勉欣然操翰編成若干卷而振之遂欲刋梓以傳噫予三人一時唱和豈有意於傳哉而二君忠厚之意不能遏也遂叙此於簡首

贈都憲張公巡撫寧夏詩叙

士君子能建大功樹大名於天下者由其材識志節涵養有素故舉而措之無難也使或養之無素一旦授以重柄寄以重地烏能鞏固疆圉輯寧邦家也哉故曰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詎非然哉巡撫寧夏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張公騰霄保定淶水人也自父祖以來皆事儒業祖領鄉薦拜慶府長史父舉進士拜職方主事公生於官寓器識英偉少承家訓學問充足登景泰辛未進士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志操卓特遇事敢言風裁凝重竟忤權要謫戍廣西其所養有可見矣今上登極宥復其官重立臺端清操逾厲甫二年擢福建按察使又二年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又二年改任南臺明年仍改僉都督運淮上尋命巡撫淮

揚等處又明年仍改南臺甫三月而寧夏之命又下矣蓋公所至撫綏有方剖決無滯嚴而不苛寛而不弛處事當乎人心舉措合乎公論是以士民感悦動致成功朝廷知其材名徳望久矣故一聞陜西廵撫憲臣有缺上以為更事老練無逾公者遂排衆議而特用之此其所以有是擢歟夫寧夏東接延綏西連甘肅邊防之重鎮也背負賀蘭以為屏蔽南面黄河以為環衛其險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况乎邊鎮可不恃險以為

守乎然自外藩構逆頻年侵擾境用靡寧興師進討累
厪聖慮桀其出没無時兵至則竄兵退則集非不為我
兵所摧而襲故蹈常終不知戢夫禦戎之策以治内為
本治内之道在於明斥堠阻要害勤哨探察姦細精簡
練備儲偫利器械蓄威養鋭以逸待勞凡若是者固皆
公胷中物也内治既脩則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曷慮外
侮之不戢哉公往撫軍膺斯重柄必不以險為可恃而
以内為當脩運籌帷幄折衝尊爼而兵備無不飭可知

矣自是敵騎潛蹤邊亭卧鼓參旗井鉞廓然太清則疆圉容有不固邦家容有不寧者乎所謂北門鎖鑰萬里長城非公其誰也如是實足以仰荅皇上之知遇而大功之建大名之樹有不於是行見之也哉南京六部諸公卿榮公之行咸賦詩以贈而命謙叙簡首云

松岡先生文集叙

永樂二年太宗文皇帝選狀元曽棨而下進士二十有八人為庶吉士上象二十八宿儲養於翰林出中秘書

及古法帖使之誦習親臨課試期之曰文必如韓歐字必如義獻禮待優異儒者榮之後果成就皆為名臣宣德中宣宗章皇帝遵永樂故事亦選進士若干人為庶吉士儲養之意禮待之優皆比二十八宿樂安姜先生實與是選先生宣德癸丑曹鼐榜進士也天分既高而又得閲秘書以博其學日從閣老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先生及泰和臨川二王先生游聆其議論觀其製作浩然有得故其為文舂容詳贍和平典雅一以韓歐為法

詩則清新富麗有唐人風致宣廟時名試於文華殿愛
其所作特加稱賞每一篇出膾炙人口遂著名於翰林
四方來求者屨滿戶外宣廟亟欲用之授以檢討而宫
車上賓矣英宗登極命纂修宣廟實録叙事有法咸稱
其有良史才書成受燕賚進職修撰日以文字為職業
所作益富然體素孱弱竟謝病歸其鄉歸未幾而竟卒
其所遺文稿甚多子鄉進士京收蔵于家久無知者去
年秋先生門人淮安太守袁潔士瑩就京録得三百餘

篇慮致泯没乃親加校正編為十一卷先之以文後之以詩總題曰松岡先生文集以予與先生為舊寅相知也走書來京求序是集刻梓以傳未盡録者俟續編也

嗟夫道者無形之理文者有形之器也無形者苟非有形者以載之則道何由而見乎故文者載道之器文不載道雖工無益也載道之文六經不可尚已自亞聖七篇之後至唐而有韓子宋有歐陽子皆能發明斯道振起衰陋一趨於古其時號文章家非無柳子厚李翺籍

湜王臨川曾蘇之流至論大家正脉未有過於韓歐者
也是以朝廷獨重之先生之學本於六經貫穿乎諸子
百氏生際文明亨嘉之運光嶽氣完之日資諸老漸濡
之益荷朝廷作養之厚是故胷中所蓄理足而氣充筆
端所運意新而辭達今觀是集升韓之堂嚌歐之胾其
材之辯博若入萬金寶蔵左携右取而用不窮其勢之
步驟若馭千金駿馬長驅遠騖而力不竭追大家而接
正脉有不在斯文乎誠不負朝廷之所期矣使其獲久

於世則視草北門代言東閣足以潤飾絲綸而無愧而事不可必如此此固士君子之所共惜者也然其一生精力所寓賴士瑩而有傳焉亦足以慰先生於地下矣其與李漢集昌黎之文同一厚於師者也漢自為韓序士瑩顧謙以屬予第慨當時舊寅皆已物故存者惟予一人此予所以不得而辭也故叙其儲養之故以見朝廷待之有在云先生名洪字啟洪松岡其别號也

贈司訓方先生之淮上序

人非生知豈宜不學學豈容無師生而不學則無以通古今識事變必至於擿埴而索途面牆而居暗也學而無師則業無所授惑無所解必至於孤陋而寡聞茅塞而榛蕪也是以古人為學莫不有師況乎承祖宗勲業之重荷朝廷貂珪之榮苟不從師而授學焉將何以成就德器出謀發慮建立事功而匡輔國家也哉此國家於元勲世冑必為立師以教之而世卿之家亦必延師以求學也元服方先生世家錢唐徙居金陵學邃而才

清行端而德茂黙國莊敏公前為平江侯守備南京時
聞先生名延居家塾遣其子今嗣平江伯陳公志堅師
事之執經問難開牖良多尋薦之於朝特授訓導之職
館於其家有年後平江伯嗣爵登朝青年偉器為朝廷所
重奉勑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先生與偕軍機戎略
多所禆補已而淮上官軍疲於運餉念公祖恭襄侯理
漕遺惠欲得公繼繩祖武連章奏達於朝皇上乃名還
移鎮於淮公至區畫得宜漕運通利國計充足官軍便

安頌德者如出一口是雖公材識過人所致然先生平日造就引翼之功亦不可誣也自公總戎淮上先生留居金陵恒往來其間今年夏公乃具舟遣使迎先生至淮以居蓋冀朝夕相親得聆誨益也其始終典學之心夫豈沉酣富貴者所可及哉先生挈家將行告别於常所來往於是陸君志學與先生有斯文契好來需言以贈其行嘗讀韓昌黎師說有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是則公之師先生者豈不以其道歟今公之董漕也德

合天心而致河渠之盈溢忠契聖心而致簡任之專倚惠洽人心而致遠近之懽愛其聲華事業為日盛矣而又崇儒重道迎先生以求其所未至焉他日豐功偉烈表表樹立足以紀旂常而銘鼎彝者可量乎哉予知先生兹往名固重於九鼎矣是為序

贈浙江叅議盧公赴官序

古人有云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雖以器識為先文藝為後使其器識既優文藝復美其致遠也得不

盍有以建立事功負荷爵禄也哉此予於盧君廷佐有以見其人矣廷佐予同庠友也素知其為人美姿儀寡言笑沉毅而莊重寛裕而有容立心正大居家孝友處事詳審裁制得宜其器識之過人也早遊京庠博學能文材藻英贍領薦而起登進士高第其文藝之超衆也故其授兵部主事陞郎中持廉秉介清譽籍然嘗奉勑選軍河南策應關陜師行有紀秋毫無犯擢福建布政司左衆議縉紳咸以小其用為惜廷佐忻然自足慮弗克

稱到官不憚險僻遍歷郡縣以撫綏之時值歲荒饑民將相聚為亂即為開倉賑濟施以恩惠遂皆寧謐未幾以父憂去官民愛慕挽留不可得奔喪回家葬畢廬墓側者三載手植松栢旦暮悲號有芝草十二莖生於墓傍人皆以為孝感所致南都公卿多為詩文美之服除當詣闕念母老在堂不忍去左右將有終養之志然其賢名素聞於朝特改授浙江左參議即其家起之廷佐不得已辭親赴任所喜幸者道里便近音問易達甘旨

易將可以少㒕其衷焉今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何則其器小也惟滄海則萬川歸之而不見其盈尾閭泄之而不見其虛夫夏蟲疑氷井蛙疑海何則其識小也惟鯤鵬則扶搖九萬而徙於南溟廷佐器識之大固不異於滄海鯤鵬而又文藝美孝德著昔𢘆閩藩當饑饉之際尚能拊安其地今往淛藩乃康靖之時其撫安之效有不倍於往昔乎吾知其事功之建立也必益大爵禄之負荷也無不宜尚何遠而不致乎南京禮

部司務徐鉉閩人也思公遺愛合諸縉紳屬筆於予以為贈於是乎言

前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輓詩序

喜怒哀樂皆人情之所發也然發而尤迫切者惟哀為然若孔子於舊館人之喪則惡夫涕之無從於顏淵之死則不知慟哭之至是乃出於至情而不容遏也今觀縉紳諸君子於都憲陳公之歿發為聲詩以輓之所以哀其志之無成遇之不幸傷痛迫切至不忍讀茲非出

於人之至情而不容遏者歟公諱价字維藩別號退叟其先為河南光山人元末徙蜀之銅梁家焉自幼穎異學識過人弱冠領鄉薦登進士第知臨湘縣選擢山西道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僉事進副使遷貴州按察使名拜右副都御史此其歷官也其為縣令也遺愛在人至今思之其為御史也清刷京畿諸郡文卷巡按河南辯出積年冤獄人稱神明也先犯順撫安郡縣民皆安堵其在江西也聽斷明決獄無滯囚豪猾屏跡風裁凜然

其在貴州也土官懐貳奏發其姦宣布朝廷威德遂致革心向化夷獠猖獗坐制息滅邊境以寧其為都憲也勑巡寧夏英宗皇帝名至文華殿面加奬諭賜以楮幣今上登極遣賜白金文綺甚厚及錫以副都御史誥命封贈祖父母父母如制此其政績之槩也及其移巡陜西也時值頻歳旱饑親行賑䘏固原州土民滿俊夷種也潛起逆謀據石城山以叛公慮其與河套達兵毛里海通為患非小宜急討之乃與總兵官會議進兵俄得

巡撫延綏都御史王銳使報會期同進公以方略已定勢不可止惟囑其趨行策侯為上遂謝其使而行兵去敵巢不遠遇敵與戰殺傷甚衆忽狂風起西北塵坌障天彼此莫辯兩軍俱潰遂退駐蔡祥堡議復進戰間得報朝廷遣都御史項忠等以京兵來會因退駐固原以俟協謀再舉比項公至旋致克平王銳兵竟不至且怒公異已乃奏公貪功失律取敗以避責徵還勘驗無狀猶編管貴州此其被謫之由也公在謫中但分咎自責惟

以詩酒自娱於得喪不計也嘗省侍其親於鄉遭母喪哀毀感疾竟不起嗟夫迅雷不及掩耳故兵機以速為神也公料敵勢方合當及其未固而破之緩則滋蔓難圖矣使不為風壓所撓不旋踵而撲滅之矣不幸天不見祚遂有以來詆訾之口非命也耶卒之年僅六十大志未獲少伸而含垢以歿則夫縉紳諸君子感傷之深痛惜之至又烏能已於言哉是宜形諸哀輓其情迫切有如是也其子南京兵部主事揆裒集成帙屬言弁首

予與公同己未榜中人也慨念公平生事業歷歷中外表表奇偉雖晚遭坎壈而裨補於國家著聞於天下者固不容掩也公論久而自定天道好還安知積陰之不霽乎遂抆泪為序以寄吾哀

壽南京刑部大司寇周公七十詩叙

南京刑部大司寇周公以永樂丁亥降誕距今成化丙申蓋七十年矣南京諸公卿大夫皆喜其享有壽考作為聲詩以賀之屬予言叙首簡余以謂公自入官以來

輒司邦憲詰姦刑暴明法慎罰者四十餘年歷臺省之
光榮荷朝廷之眷顧禄位之進有加而無已信任之專
有隆而無替豈無其故哉良由公存心忠厚仁恕公平
直而不阿寛而有制惟求厥中而無所枉抑是以刑清
民服而人皆仰戴豈非一敬慎之德以為本哉德之厚
者福之厚也是以公歷世四百二十甲子而精神炯炯
容貌悦澤色若孺子步履輕便健若壯夫高壽之徵不
於是而可見乎昔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以蘇公之司獄惟在乎敬慎故能重民命以延國命已之壽命亦由之而有永也公之敬獄不下蘇公壽命之永不亦宜乎不特此也至其諸子又有若荀龍之盛而且賢長子伯常任翰林編修為經筵講官以文學嚮用次子綋領薦鄉書以科名登進森森蘭玉亦咍克承家學將接武而起又有諸孫若干人環侍膝下世澤之長不於是而可驗乎昔于公為獄吏所決人皆不恨後起屋高大其門曰吾為獄吏多有陰功後子孫必有顯者

令可容駟馬高蓋車至定國果為丞相公之陰功不下于公子孫之顯不亦宜乎公既有致壽之由又有裕後之本則自茲以往年彌高德彌邵屹然為國老成人不翅砥柱之峙中流泰山之凌霄漢朝廷有所倚賴搢紳有所表率其福壽之來有若川方至日方升殊未已也予也辱公愛厚不可無一言以賀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敢誦是詩以為公祝焉

倪文僖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僖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錢敬熙

倪文僖集卷二十三

明 倪謙 撰

書

與岳內翰季方書

向者區區遠使湖湘得聞先生榮登黄閣遥為斯文之賀後回南京復聞先生播遷閩陝重為斯文之慼然身雖困而道自亨跡雖晦而名益著其於進退豈不綽綽

有裕哉浮雲白日始翳終明是以先生有此還召始信公議之在人為不泯也大用之承翹足可俟尚當一出匡時澤物竟其所施匪特憫區區之望實足憫天下之望也區區不幸被權姦陰中以禍謫居塞北如墜陰崖窮谷日與魑魅雜處命途多舛一至於此小兒岳回言獲奉顏面保養康勝無異平昔忻躍不勝又言居母子之戚重蒙寄聲幾欲裁書奉憫不果昨者令婿蕭秀才到來荷以椒歷垂惠益感厚情兹因回便容遑媿無可

將薄有閩扇二握用以侑緘暑炎惟善節哀保玉

與王都憲公度書

向會武昌重蒙款曲不意别後又多更變然得歸安故土順時養晦且為閣下喜也嘗憤豺狼得志輒肆吞噬雖能屈公而不能屈世之公論雖能病公而不能病公之名德抑豈知其旋復摧殘亦不自保是知於公欲屈而反伸欲病而反腴之也天下之人識與不識凡談者皆欲公起萬口一辭有若被人負貸者然近聞朝廷果

特起公始臨西陲仍督餫餉光復舊物柄用益隆人心稱快若負獲償天道好還如是得不深爲閣下賀乎區區不幸因秋闈主試杜絶倖進觸忤權姦被其陰害謫戍邊鄙命蹇途窮一至於此然而見害者俱殞絶首領天報甚烈雖所報不專在予然罪惡貫盈固可見矣困中安分樂天賴庇苟安不足爲道因便敬奉素楮少叙鄙懷薄有粗帕二方用將遠意關山限阻不能趨接風采所冀大展宏猷澤利民物使區區遠荷餘光是所望

也臨楮翹企不勝惓惓秋凉惟為國愛玉

與定襄伯郭康濟書

遠違旌棨歲華忽已兩易行間重承盛餞眷愛厚情懐念不忘養拙林下百念灰冷遂久缺奉謝使者南來累辱存問其為感媿何可勝言恭審起居清勝甚慰馳仰然久慕墨妙未蒙慨然倘不以暗投為惜使得增小軒之重閒中日與相對則足不待移而已置身巖壑中何樂如之不識能終償鄙願否也人回媿無可將宣毫二

貼奉助揮洒伏暑萬萬為國愛重

與吏部章亞卿論考察書

既奉詔會各堂上官同考矣復欲獨疏退人故書止之

嘗聞天下之事合衆人之見者則論議所至或無大相遠任一已之智者則聰明所及或有所未周而況斷决之果則事得以定于一更變之數則人得以售其私亦自然之勢也頃者朝廷慮兩京庶官不職行考察之典

南京進退之柄乃舉而歸之閣下其委任之隆至矣非
閣下德望素為朝廷所重能致是乎孟子有云左右諸
大夫國人皆曰賢曰不可然後察之見賢見不可然後
用之去之則是既合衆人之論尤加一己之察則進退
鮮有不得其當者矣違衆而獨察則不惟不能周切恐
所及反中仇人之計矣區區杜門卻掃休閒里閭竊聞
閣下寵任隆重進退百工不勝雀躍然人才全備古今
所難第望閣下洪度優容去其太甚合衆人之論而無恃

一已之察斷決之果而無事更變之數則事定于一而私無所售上足副朝廷委任下足致人心帖服災變可弭而和氣可臻德望益隆而寵任益篤不然誠恐衆怨紛然羣輕折軸可不慮哉以閤下大公至正之心固不慮此然區區辱在同年過蒙愛厚不得不為閤下過慮故敢以狂斐之言私布於下執事如芻蕘可採望於後舉少回執意停思可否可止則止幸甚惟閤下其審度之皇恐干冒不宣

說

贈趙履正字說

刑部主事姑蘇趙公常理有子曰貞及冠學士金先生常字之以履正然未有為之說者其外舅憲正俞君需言以申其義考之於易貞者乾之一德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貞固之足以幹事者知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則萬事依之以立如板築之有楨幹也然其中德多言以利貞貞吉利永貞者不

一而無非欲人之守其貞也知而守之所以為智苟徒固守其貞而所履有不正則是非不謬於他岐之惑者鮮矣烏足以言智乎是以君子不徒守之於己必將履之於事彼其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吾從而履之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吾從而履之一舉足也惟正是履不枉於蹊徑一跬步也惟正是履不陟於町畦日用常行無所履而不出於正斯為善守貞矣則何事之不立何行之不達乎在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信乎素位而行往

而無不善也履正年甚富質甚敏篤志於正心誠意之學內有所承外有所規欲交底於成立之地尚顧名思義俾正之所在知而守之而加夫允蹈實履之功他日掇科躋仕著於事業則正聲勁氣不變平生之所守者良可期矣履正其勉乎哉故說

錢昱起東字說

日者陽之精也附天而行運動不息循環無端然地處於天中為其所隅故出地則光昱而為晝入地則光斂

而為夜至其出也常在於東東動也陽氣所動也是以制字之義日在木中木若木也日所升降在下為杳在中為東在上為杲詩曰杲杲出日是也夫日必起於東而沒於西無南徙北易之忒是其所出有常所也必登榑桑而至虞淵無越度失次之變是其所行有常序也其麗東也容光必照是其有常公也其既往也必復於東是其有常信也然其所以有常者豈非實理以為之主乎理乘氣而立氣由理而行道之體因是而可見故

孔子觀川流之不舍晝夜而歎之曰逝者如斯噫逝者果何物哉所以明道體之本也然道無形而難知故狀於水之易見夫夫豈特水為然日亦猶是也觀於日之有常與夫水之不息而道之體為可識矣有志於道者可不致力於斯乎古杭錢生昱由先世徙為京民以頴秀之資選入京庠為博士弟子員比冠賔字之以起東葢欲其體道於是也夫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所謂秉彛恒性是也大焉君臣父子之倫是道無不寓小焉起居

食息之故是道無不存道不可離如此為之昰者尚於日之起於東也旦旦而察之實用其力自强不息而無一毫之間斷體其有常所則操存是心不俾其出入之無時體其有常序則率履不越不俾夫彝倫之攸斁體其公則明盡渣滓而不蔽於私欲體其信則至誠篤實不役於偽妄然後表裏洞徹光輝宣著道積厥躬而日造高明之域故他日掇科躋仕緼之為德行發而為事功又何所不宜哉昰也勉旃毋徒負其名而忽其實也

遂如其請著是說以貽之

丁氏五子字說

清江丁嘉謀世居邑之蛟湖德善行誼著於鄉井子姓皆讀書習禮克守家法不墜以兄貴居京師遠來省視天顯之念和樂之情藹然可挹然嘉謀及兄有子五人胥未有定名乃偕造予為請且欲制字而伸其說焉予惟世之名宗茂族所以能彌久彌盛者由世澤垂衍於無窮也為後人者誠能濬之而益深導之而使流然後

通達而無滯焉可名其伯曰濬而字以勝通夫澤既濬而通則水深流長而未已也使其末流之積也不大則將支離而難收微弱而莫振必使如海之停蓄承受而無所不容可焉可名其仲曰海而字以勝容澤之積既若海之有容則浩瀚無津弘廣之勢自見隨風渙散天然之文自成可名二叔曰浩而字勝弘曰渙而字勝文也浩乎其弘矣渙乎其文矣又必於湍急之處而觀其瀾焉於此觀之則澤源有本益可見矣可名其季曰瀾

字曰勝本是知濬者所以施其功海浩渙瀾者所以底其盛然功之所由施盛之所由底者非德則有所不能也為五子者尚聿修厥德以為行澤之本則丁氏之興盛容有涯涘盍胥與勉之哉是為說

贈李彥昭字說

物之昭明者莫如日日者太陽之精也運行於天而其機不停出地則光煜為晝入地則光斂為夜當其出也羣陰盡伏六合輝朗無容不燭無遠弗及逮夫麗中天

臨下土光芒炳耀莫容仰視及其入也雖淪於虞淵之下而星月晶熒莫匪光之借也故每旦發於暘谷而進進不已焉時或為雲霾所翳薄蝕所干其本體昭明固自若也修德君子可不於是而知所勉哉夫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日心之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物猶日之光精不虧而照萬方也然天賦是理於心局於氣質而有不同焉其心之精粹而無疵者常明之日也心之昏駁易昧者干翳之日也而本體昭明實未嘗息故必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可也易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其此謂歟誠能克其氣質之偏不奪以外物之誘則所賦之理森然畢具而無少欠缺昭晰洞徹而無所壅蔽初何異於常明之日也歟姑蘇婁東馮景輝之壻李姓而昇名未有字而問於予予曰昇日光貌為字之曰彥昭而伸以自昭明德之說昇復問昭之之要曰盍稽諸大學昇曰唯遂書之

風憲說贈監察御史沈時宜

沈君時宜以進士拜福建道監察御史于時賀客滿座或問予曰内外百司庶府官資率有定名至若御史何獨又以風憲稱也予告之曰聲教被物謂之風懸法示人謂之憲故風行於上而物動於下憲振於此而人肅於彼職專法令者若可言憲矣不可以言風典司聲教者若可言風矣不可以言憲惟御史於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官吏之賢否可美可懲可興可革可糾可旌皆得以言於朝廷而決於一己其風之及者廣而憲之

持者嚴是以獨舉而歸之御史也然風也憲也若何能廣且嚴乎曰風之被也有所不率必輔之以憲曷慮所及之不廣憲之示也有所或昧必導之以風曷慮所持之不嚴二者蓋交相用也且風被於物時乎長養則當借吹噓而使之榮時乎肅殺則當施揚厲而使之枯不可膠於一定之迹憲持於已以吾之中中天下之不中以吾之正正天下之不正不可狃於一偏之見若是則風憲之能事可畢矣時宜世臣之冑也篤志績學以科

名顯庸於朝躋華陟要職居風憲道之大行茲惟其時使物之被其風已之持乎憲誠不膠於一定而狃於一偏豈非吾所望於時宜者哉或者唯唯都指揮李公聞予言而善之因請書之為時宜贈遂錄其說

松泉子說

天下之物飛潛動植洪纖高下至不一也莫不皆有理存焉茍徒以物視物而不以理視物其不為物所奪者幾希誠能以理視物則凡觸於目而感於心也皆足為

吾養身修德之助昔小雅詩人之陳善納誨也有取於
鶴魚檀穀玉石之物其意以為誠有必著之機理無一
定之迹善無全美之類惡有相資之功盖以理視物而
非以物視物也然則陶君曰忠以松泉子自命得不有
合於詩人之意也耶且松之為物堅勁峭拔歷氷霜而
其色不變此其體也及著之於用則能棟明堂而不撓
柱大厦而不顛泉之為物淵泓澄澈貫四時而其流不
竭此其體也及著之於用則能滋稼穡而有秋成雲雨

而澤物曰忠之學將務明體以適用其有取於松泉也
寧不在是乎若曰席其凉陰飲其甘洌躭林壑之幽趣
是乃物其物矣非知曰忠者也葢曰忠為晉都督交廣
荆江八州軍事長沙桓公侃之逺孫世家臨江新淦公
有讀書臺洗硯池及陶母墓陶簰陶窰遺跡具存公甞
謂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
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世傳以
為名言曰忠為公後人尚以斯言自勗則其德成材達

而著於用也當不異松與泉矣曰忠嘗介中書舍人姜君孟圭過予徵言是為松泉子說

凌昉字用端說

錢塘凌君士亨之子昉將冠而未有字其交善盧君廷佐來問於予俾及其宿而命之予告之曰日始旦之謂昉盍字之曰用端夫日太陽之精附天而行者也其出也必始於東當其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光明漸著逮乎麗於中天四海之大罔不畢照然日之行固有所始君

子之為學也豈無其端乎故為山必本於一簣而流水必進於盈科未容躐等而凌節也是以灑掃應對小學之端也而為精義入神之權輿格致誠正大學之端也而為修齊治平之張本登登之築至於百堵千里之行由於跬步苟或謹始而怠終務本而遺末豈能若日之明從微而至著哉此君子所以貴乎自强而不息也廷佐聞予說而善之請書之為用端勉遂為之書用端貌豐氣和白晳可念且篤志力學年方弱冠攻於書翰作

為詩文材藻英發予每誦而敬愛之盖其世父尚寶司卿士昌公以善書登進而尊甫復以詩書教授鄉曲用端天資固美然得自漸習亦有素信為名家千里駒也使其為學因予說而加勉不以始終有間不日策名甲第嶄然露頭角而出濟時用其所至果可量哉其所至果可量哉

孫時相字說

太醫院御醫錢塘孫希賢先生有子名佐年茂質美篤

志力學從翰林編修岳先生游先生嘉其志雅器重之因其冠也字之曰時相其同舍士友為之請說於予而致勉焉予謂代天理物而居斧扆之尊者君也助理萬物而居端揆之任者相也君垂拱仰成於上相正百官均四海以承令於下於是事合於一綱紀不紊而治功以成古之有國者莫不皆然黄帝舉風后力牧謂之六相虞舜舉八元八愷謂之十六相伊尹仲虺湯之相也周公召公成王之相也漢之賢相曰蕭曹丙魏唐之賢

相曰房杜姚宋宋之賢相曰韓范富歐此皆勳業著於當時而聲名流於後世者也然其行實載於經布於史冊皆可考而知時相績學以待用仰師古人尚友前烈抑將何所取法乎甞觀韓退之之論周公有曰當時天下之賢材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消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

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夫周公相業若是則古今之相豈復有過於周公也哉此時相之所當取法者也果能以周公為法斯不失人臣以道事君之大節而致主於黃虞三代之盛漢以下不足道也雖然用與舍屬諸人者也學存諸我者也在我者不可不力而毋徒自諉可焉時相勉乎哉

贈蕭廷器字說

孝陵衛指揮使蕭君名瑋字曰廷器君以命字之義未

達請予釋之予乃為之說曰石之美者謂之玉玉之美者謂之瑋玉人得是美玉於是琢以為珪為璋為瑞為璧為球為珮為節為琬為琰為琮之器所以著其用於宗廟朝廷之上也然器之為用必貴乎玉者以玉有温潤而澤之仁縝密以栗之智廉而不劌之義垂如墜之禮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之樂瑕瑜不掩之忠孚尹旁達之信玉之為德若是古人用之所以象其美也故鎮圭以合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

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鳴球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黄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此器之為用所以必貴於玉也今夫執玉而謂人曰吾欲以為珪璋人必曰可何哉周於用也執珪璋而謂人曰吾欲以為琮璧人必曰不可何哉局於器也廷器將門之胄也美風儀攻書

史精騎射膂力過人承父祖之勲烈守國家之陵寢孝盡乎繼述忠竭於勤慎材美瑩然固八尺無瑕之玉也培養厥德全其在璞之質以立其體則以之用於諸侯而仁見焉用於軍旅而義見焉用於相見相享而禮見焉用於結好除慝而忠見焉隨其所用而無適不可是之謂不器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吾有望於廷器焉若昔孔子謂賜為瑚璉之器是局也廷器勉旃尚毋局於器哉是為說

王鍇廷堅字辭

人生而名命於父冠而字命於賔禮也古之冠禮元服三加與夫命字皆有辭今此禮廢已久非好古君子孰能行之左府都督分閫遼陽太原王公於其冡嗣鍇之冠也能舉三加之禮鍇之外舅前都閫陳公為命其字曰廷堅既行其禮可無辭乎乃為追補字辭以朂之曰屹屹之臺崇構九成基惟堅也彌久弗傾煌煌之輿遠道千里材惟堅也彌勞弗毀矧兹鍇鐵西方之精孕靈

太白粲然光熒厥性從革曾不少變鉅鞲洪鑪貞姿百鍊淬鋒清泉斂鍔越砥水斷蛟龍陸剸犀兕不缺不折堅莫與儔清霜紫電凛凛横秋君子浩然以志帥氣直養無害充塞天地磨不可磷涅不可緇物莫能屈介然自持咨爾廷堅勿渝雅操尚顧斯名唯實之蹈

贈劉氏二子字說

高陽劉公晋觀其先自永樂間來居京師惇德樂善世承詩禮公有子二人長名福次名祥福精推步之術居

欽天監為天文生祥尚輸粟之義獲榮冠帶之賜二難秀敏瑩若連璧首服既加賔嘗字福以順卿字祥以達卿而其義未白貢士姚秉常為請予說以發揮之稽諸禮有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其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也孔子曰我祭則受福是知福之受於已者豈非本於能順

乎道也哉順卿勉之尚於凡百云為罔不順之於道則福即此而在矣禮又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董子曰和氣致祥是知祥之萃於世者豈非本於信實之達也哉達卿勉之尚實體此信於身則其所發自然中節達無不順而致乎祥矣為二子者

一則仰觀俯察究天地之秘一則忠君孝親服朝廷之寵皆能挺拔自振出乎流俗者也況佳名美字本諸禮經余特略述梗槩以告若夫意義之全則祭統禮運備焉請考於斯而躬踐之庶名實相副而為知禮之君子矣秉常既欲余言則忠告善道固所當盡者也遂為說以貽之

李克靜字辭

予自上京東書南歸買舟潞河得與金臺李君安共載

君亦欲南遊為貿遷之圖蓋皆為名利所役而然者也舟中間敘因論及其名與字而詢於予曰安之有斯名也賔實以克靜字予殆令不遑寧居未知所以為靜而能稱斯名也欲底安靜其道何繇予以謂字必有辭所以著其義而示規戒焉古之道也安而字曰克靜其得繕性之道矣於是辭而告之使勉焉辭曰

人生而靜天性自然渾然在中不倚不偏泊乎無營是曰安宅天君以寧虛室生白感物而動欲斯有遷馳騖

膠擾日戕其天所貴未發默加存養夜氣清明無物不長致省於動在審其幾必慎諸獨察乎隱微閑邪存誠敬以直内知止能得物莫能累惟克靜甫尚保爾真不聞不睹以全靈醇事變紛擾沉靜以待目無全牛迎刃而解我辭爾告古訓可徵爾服我言毋忝爾名

贈江氏二子字辭

金陵江淑政浙西舊族也其先洪武中以貲選來居京師遂有籍於是以德善修其身以禮法治其家以詩書

教其子閭黨稱忠厚誠篤之士必曰淑政也淑政有二子長曰勇字克禮次曰容字克寛夙承過庭之訓皆端謹信慧怡怡孝友入其門藹然春陽之和煦也且善勤生治產以致養旨甘滫瀡之奉罔不充給可謂克家之子矣交親者咸愛重之於是倪公仲仁為請於予曰二子克禮克寛得字於既冠之日為已久矣然其義則未聞也茲欲一言釋之以致勉不識可乎予以謂冠必有字字必有辭禮也今既失是於前追而補之不愈於終

失乎乃為之辭以告庶使知進德之方以盡交規之義厚之道也辭曰

人之為德貴乎有勇茍無所主必至妄動暴以傲物剛以凌人一朝之忿亡身及親所以孔子戒乎血氣自反而縮養以理義見善力行禮為之防勇而無禮實亂厥常嗟嗟克禮尚思自厲以禮制心勇斯合義人之為量貴乎有容茍有所蔽狹乎厥中窒而不通拒而不受自暴自棄甘於汙陋所以孔子美乎能寛豈惟得衆萬善

歸焉不辭細流海斯成大朝盈夕涸溝澮之隘嗟嗟克
寬尚廓其天籓籬不隅八荒洞然我作此辭用進厥德
朝斯夕斯服之無斁

陳孺人質素說

揭陽鄭君秉貞之妻曰陳孺人潮陽故家女也孝奉姑
嫜相夫教子咸盡其道淑行確實不事華靡宗族賢之
皆稱之曰質素戶科給事中蕭君龍其壻也為之請說
於予聞諸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詩曰無非無儀惟

酒食是議蓋婦人伏於人也事在饋食之間無所敢自遂焉况可有非議乎有非有儀非婦人也况可有文采乎夫質者文之素素者采之質質素者婦德之本也故天下之物必先有質而後有文使婦德而從事繁文則趨於巧飾而非室家之所宜矣此其所以貴乎質也繪畫之事必先有素而後有采使婦德惟務采絢則流於浮藻而非閫閾之所尚矣此其所以貴乎素也婦之德有四古者九嬪以教九御曰德曰言曰容曰功德必貞

慎而後謂之質素有所矯偽則非也言必信慎而後謂之質素有所虛誑則非也容必婉娩功必精緻而後謂之質素有所曼冶纖麗則非也昔者先王之教始於閨門關雎麟趾之化播於二南所謂窈窕淑女歌其德也害澣害否歌其言也曷不肅雝歌其容也為絺為綌歌其功也有勤儉孝敬之美無慢易驕侈之習其質素為何如孔子刪詩列之國風之首豈非垂法萬世而為閨門之所當法者乎婦人之行不出中門固有不可得而

知者然即宗族所稱以求孺人之實其於四者之德質也素也必能兼備而有合於詩人之所歌者矣用為説以貽之

殷氏五子字訓

禮生必有名冠必有字人道之當然也名命於父字加於賔所以致成人之望也嘗觀冠禮賔告之以字之辭曰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古人之於字致其屬望也如此今人之於字貿貿而受汎汎而稱

有不知義之所在者多矣尚安望其能宜哉殷氏兄弟景禧景和居金陵新河有年矣務徳嚮義為邦人所重有子五人教以詩禮舉止詳慎景禧子名晃名晟名昂景和子名顥名昱亦既冠而字矣親善胡某嘉景禧景和之有子也來告予曰殷氏之子晃曰廷貴晟曰廷章昂曰廷振顥曰廷秀昱曰廷哲賔既加以美字矣然未知所以為宜也願示以宜之之道使知獲福保守之方則幸焉諸君子之用心可謂愛人以徳者矣言何靳夫

字必有訓詁而後義理明人必資訓迪而後德業進乃為訓以貽之所以釋其義而屬其德也其辭曰

冕者冠也肇自軒后有覆有旒加之於首天子所服既美既華端冕于廷貴莫與加人有天爵是曰良貴冕也克修人爵自至晟者明也乃日之光照臨下土無遠弗章人有明德光輝彰著明明在廷以匡百廢章則為賢昏則為愚勗哉惟晟勿昧厥為昂者舉也自下而升如彼烏羽振舉騫騰庶事孔殷惟才克理致用於廷提綱

振紀才適於用資學乃成朂哉惟昂百廢自興顥者清也清英之氣氣鍾於人乃為秀異昱者明也陽明炳烈氣鍾於人乃為明哲惟秀與哲勿喪厥良揚于王廷邦家之光字乃名孳允為嘉美所望諸子體之而已體之云何惟身是修孝悌忠信仁居義由本之詩書文之禮樂斯為成人何愧何怍廷斯可用藏器待時實與名稱惡有不宜所望實深斯為無負神之聽之錫爾純嘏

席氏三子字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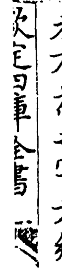
姑蘇包山右族有席氏焉昆弟三人長名敏誠次名敏惠季名敏政皆未有字也敏惠游於京師獲交金陵之士於是沈君廷庸為之問字於予予為字敏誠曰以忠字敏惠曰以仁字敏政曰以德廷庸以為相規以善朋友之義也乞為訓辭為其昆弟朂乃告之曰真實無妄是之謂誠純一不雜天理流行天地萬物無非實理人之一心與天同體心有未盡則渉偽虛事皆無實小人之趨是以君子必貴以忠忠實不欺誠存於中嗟嗟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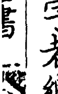
誠宜忠是力心主於忠斯無不實分人以財是之謂惠
見困必矜遇窮則濟民胞物與其本實同豈以彼此有
間於中心或有偏遂生畛域喜戚何加秦越肥瘠是以
君子必貴以仁心存惻隱萬物皆春嗟嗟敏惠宜仁是
務一視同仁惠斯能布法制禁令是之謂政政者正也
率必以正正之馭物如彼準繩觀感而化無為而成道
苟弗行必何有得本之則無恃末何益是以君子必貴
以德德以臨民有耻且格嗟嗟敏政宜德是崇家亦有

政孝友睦雍惟爾三子尚隆厥義夫豈遠而欲之則至存之在我體立用行朝斯夕斯黽勉勿忘

說梅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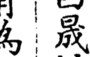
草木具貞白之操者莫梅若有識皆重之王君牧之善寫其真趙君伯顒嘗求其一枝於箑翰林諸公見其可重咸排葩剔幹着筆於上以寄興伯顒慮棄捐於秋風也乃裝褫成軸復有發揮之者梅亦逢矣夫當其寫是梅也本以飾箑而已初無圖傳意也及再經品題遂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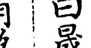













士林奇物以傳然則士君子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有名不得已而名立有異是梅者乎予於是乎有感

王德明字說

金陵王公士英其先錢塘人也厥祖洪武中以富室徙京師遂家於斯公敦厚謹愿惟禮義是蹈鄉稱善士有子曰晟性資純篤端重寡言克遵義方之訓年踰弱冠未有為之字者鄉貢進士甯君廷用為請於予予為字

之以德明而為之說曰晟者日之明也日乃火精衆陽之宗秉乎氣機運行於天光輝烜赫而明無不照者也當其出於暘谷升於扶桑麗於中天凡在下土無不炳焕者明之至也日固至明然入於虞淵則昏昧矣隱於豐隆則晦冥矣烏睹其為明乎殊不知地雖能隔於一夜至於平旦則明雲雖能翳於一時至於開霽則明蓋明者其體而蔽者其外也外曷能虧其體哉人性之德亦猶是也性受於天虚靈不昧萬理咸備其體本明也

然不能不蔽於外誘故物我相形利欲相攘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而淪於闇矣君子當加刮磨之功因其心之所發而遂明之若孺子入井之事感而惻隱之心發則推之以盡乎仁而仁之德以明蹴爾嘑爾之事感而羞惡之心發則推之以盡乎義而義之德以明以至辭讓是非之心隨感而發無不擴充而禮智之德以明則外誘不能蔽而厥初為能復矣由是天理流行本體明徹尚何異於日乎易曰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斯之謂也

聞之晟愉色惋容事親克孝甘旨備供念劬勞之德無可以為報也本浮屠法不飲酒茹葷者三載雖於禮有未合而其志則可尚矣予字之以德明者固望其推孝親之心充四端之善日用之間惟理是循而不蔽於外則德無不明而用無不當矣德明尚觀日之象致其學力以明其明德於已哉是為説

贈楊氏二子字辭

楊氏之先山東青州益都人也洪武間來居金陵今為

江寧人兄弟二人長曰銘次曰芳皆通敏有才識勤於
治生克隆友愛雍然以和鄉黨皆稱美之有字銘以德
新字芳以德馨者字義則未知也其所友善者來問於
予且求言以為之勉予謂名必有字字必有辭古之道
也乃申辭以訓之曰德之在人具於一心均禀同得衆
理森森或拘於氣或溺於欲苟不知修必至亡梏所以
大聖惟我成湯銘之於盤自警不忘其盤伊何沐浴之
器其銘伊何日新不替身之有垢皆知洗為心之有惡

洗反不知所貴君子日新其徳猶潔其身去其邪慝舊染既去靈臺淨躅日新又新動皆以天銘乎銘乎尚加修復淨潔身心如恒澡浴勉旃弗怠勿間始終是為君子表裏冲融華之在物芬芳馥郁冉冉襲人其氣可掬所以蘭茝空谷自芳宣尼鼓琴靈均佩囊不以無人其芳不吐保其天真人自見取物芳以華人芳以徳明徳惟馨非在黍稷人之為徳本無不明私欲蔽固乃始晦冥狡猾奸回日流汙下穢惡彰昭掩鼻不暇所貴君子

在明其明刮垢磨光朗然太清本體既明應物咸當美在其中馨香外暢芳乎芳乎尚與天游德充有本其芳自流勉旃弗怠勿入於昏是為君子香名遠聞惟爾二子卓然有立早暮交修在乎務德我作此辭用訓爾成實苟克踐何愧斯名

侯完字以全說

侯氏仲良江右人也生子曰完年當弱冠既加首服賔為字曰以全其友史信為求字之說於予天下之物完

則為全器缺則器不全故肉好完則為全璧軏軏完則為全車惟人也以形而言則四肢五官百骸九竅有一不完固不得為全人以理而言則四端五典百行萬善有一不完又豈得為全人哉故氣禀於天者既有以全其形矣則理具於心者可不思有以全其性乎蓋性分之中萬理咸備純粹至善渾乎天真無少欠缺本皆全也及其隨所感而發也乃或寡仁鮮義蔑理無智孝薄於親弟缺於長忠虧於君信爽於友而始有不全何哉

利欲之私蔽之耳故君子克去已私動無非禮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使其操存久而涵養熟則天理復還而性真以全初非昔不足而今有餘也於是體備用周汎應曲當左之無不宜右之無不有其為全人又何異肉好完而為全璧輗軏完而為全車也哉雖然世之人於物不完者非全器形不完者非全人夫人而能知也至於性行不完者非全人則有所不知也故舉以為以全告以全尚惕然以思吾之一身賴父母全而生之矣其務

全其性行以無忝此生斯之謂孝以全其㝡助之哉

倪文僖集卷二十三

倪文僖集卷二十四

明 倪謙 撰

跋

跋趙松雪東坡像贊

趙松雪在翰林文名重當世其游戲翰墨特餘事耳而類非人之所及盖其人品甚高興意所至自然絶倫今觀其寫東坡遺像并書山谷贊辭識者謂其白描類李

伯時楷法類姜堯章斯固然矣抑亦論其跡也原其心其殆有尚友之意乎嗚呼公為石泉作此石泉已矣而持信能保藏公已為之感歎今持信何在而公亦仙去流傳於世乃為朱氏所珍襲子安能無所感哉然而公之遺墨固無恙則知公之名寧獨重於當世也

書趙松雪人騎圖後

右趙吳興人騎圖自云得意筆距今相去百有餘年而神采精明勢能飛動若坐松雪齋中睹其抽毫落紙時

也非有神物默相奚能不為炲爔蝕若是豈易得哉前後大夫士更相詠賞已盡厥美詞翰清古宜與此圖並傳皆不易得也尚祕重之

跋泉坡先生書

自漢張芝創為草書筆勢流動縱放不覊遂為學者所宗至晉王氏父子以善書名天下而逸少乃謂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猶當雁行其重芝如此然論者謂逸少書飄若浮雲矯若游龍子敬書如丹穴鳳舞清泉

龍躍世遂稱為字聖今觀泉坡王先生為艾崇振氏書虞邵菴風入松辭一闋俊邁飄逸不窘邊幅整整斜斜真有義獻氣韻其得宗家之典刑也耶盖先生道德文章著於事業者赫然為昭代之名臣胸中所養浩瀚端邃故形於翰墨清灑神妙不求工而自工者如此崇振寶而重之其知所好尚哉

跋巎子山墨蹟

康里子山在勝國時官至翰林承旨淛省平章風神凝

遠制行峻潔其遇事英辯法家拂士弗能過之博通羣書刻意翰墨名重當世史稱其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此跡乃其所書漢延淑堅與李文德書也觀其筆畫遒媚轉摺員勁信乎爲可寶也虞邵菴以謂清愼明哲之所寄興諒固然矣臨淮彭茂䆠博雅好古其襲藏乎此者葢亦尚友之意乎

跋徐氏西成圖

吳興徐君孟珵躬畊畎畝不求聞達因以畊樂自號舊

得古畫一幅而悅之蓋狀田家刈穫西成之事也畫不著作者氏名而筆法甚精孟理常徵文學守文君記之學士張公浮屠純一師詠之矣然其畫歲久粉素朽剝孟珵因其子士權仕游京師更命錢塘夏君臨之而仍冠舊圖記詠於其上示予徵言昔宋馬和之嘗作詩經圖傳於世予觀是圖彷彿大田良耜之篇是圖或出於和之歟不可知也夫農事生民之本天下之至勞者也彼世之貴富子姓生於豢養孰知稼穡之艱也若是孟

珵父子用是重繪此圖而冀其久存豈徒以為陳玩而已乎無非欲使子孫之觀之者居畎畝之間則當知効此而不惰食朝廷之祿則當知致此之不易也其詒謀之道遠矣嗚呼賢哉

跋李瑢書

右朝鮮國王李祹第三子安平君李瑢所書予嘗使其國所得者也夫以三韓遠夷而能工於筆札如此于以見文化之無外也敬奉內翰錢先生共賞鑑之

跋瀨東送别詩後

右得全詩二十首作者十二人乃倉使浦君廷玉曾祖之遺物也廷玉辱與予交嘗曰㳂曾祖諱仲淵其先高昌人發身科第仕元為嘉興路同知卜居建康之溧陽州後陞湖廣廉訪使州守林公輩繪瀨江送别圖成賦詩為贈聯成一帙元季兵戈搶攘中遺失不知所在國朝正統初訪求得之然圖與前後章皆已裂毁所存者僅此殘墨而已予聞之因閲諸作多以場屋為惜薄書

為勉似未第而作掾於憲司者殊與廷玉之言不類姑置弗論獨惜夫長篇短章珠玉輝映皆可傳誦然甫及百年輒已零落使無廷玉之賢購求而表章之則此終為覆瓿之具而先德不幾於湮没乎傳曰莫為于後雖盛弗傳良有以哉遂為題其後而歸之為浦氏子孫者尚什襲而藏諸可也

書司馬温公告身後

右司馬文正公授龍圖閣直學士告身一通公十二世

孫給事中恂之所藏也公之在宋朝正聲勁氣天下共知今觀所降之勑詞極襃奬豈惟天下知之而受知於君亦深矣惜其垂老入相僅八閱月而卒不獲竟其所為然已變為嘉祐治平之治嗚呼世豈復有斯人乎九原有作吾願為之執鞭

書宋權通判婺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司馬儼擬轉朝散郎告身後

此宋權通判婺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司馬儼轉朝散

郎之告也儼為温國文正公之孫今刑科給事中惆之十世祖給事公重裝褫成卷出以示予予因歎夫名宗舊室何處無之然為子孫能保其先世手澤者曾幾何哉今給事公豈惟保守不墜而又克繩祖武其賢矣哉文獻足徵於斯見矣

跋孔唯伯所藏夏日紀興詩石本

右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公夏日紀興詩六首從而屬和者六人錢塘孔公唯伯得其石本裝褫成卷出以示予

不惟見逢掖之士方袍之徒類皆能言而聯姻帝室者亦足以暢其性情之正焉國家文運之盛槩可徵矣尚寶藏之

書聶廣文懷坡堂卷後

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有同世而不相知故孔子去周公若此其遠而寤寐時或見之莊生與孟子隣壤平生不一接識使莊生知慕孟子而求就正焉將必聞道而不至於寓言以詭世矣故前修往哲能致懷慕於人者

由其志同而道合也志同道合雖曠世且懷慕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仁和學諭臨川聶先生嘗以懷坡名其退公之堂復為文以記之蓋慕蘇長公之為人也長公文學政事足以名世其進用也論思密勿不自知其在於紫微玉堂其遷謫也間關轉徙不自知其在於瓊崖儋耳蓋其嬉笑怒罵莫非文章之發而視得喪為一致天下之物果足以動其心哉先生博學能文慷慨有氣節嘗以緒餘淑諸人而未得一試於用則其所以懷坡

者殆得孔子寤寐周公之遺意夫豈徒以長公兩為是郡與先生兩司教鐸聲跡之同而已耶孟子曰是尚友也先生以之

書重建司馬温公祠堂疏

司馬温國文正公葬陜之夏縣晁村而其子孫居於越者因隨建炎南渡故也公著資治通鑑一書明治亂正綱常以幸萬世其功與霄壤相敝故佐食孔子廟庭天下共祀之矣至於揭虔妥靈專廟而祀又其子孫追遠

之孝所當然也越故有廟久廢公十世孫庭芳欲重修建而力未贍將援衆力之助以成之於是乎公之遺子孫以清白而子孫世守其清白皆可見矣讀公之書仰公之烈者孰無敬慕之心哉刑科給事中恂如庭芳子也持疏詣予故薄言往助視予力之所及焉

跋耶律楚材贈劉陽門詩

有元起北方庶事草創法制未備至太宗始立中書省以耶律楚材為之令當是時用事者皆諸蕃降附武獷

之人獨頼太宗信任楚材故稍得以儒者之道匡捄其
間使無楚材惡能立其國乎觀其贈劉陽門一詩藹然
憂國卹民褒賢嫉惡之語豈非一代之賢相乎詩後題
庚子乃太宗即位之十二年楚材執政已十年矣先是
國令凡失盜者令民代償民苦之多亡命所謂黎庶逋
逃殆以此歟是年楚材請悉以官物代還盖其心一以
安民為本故見陽門能安民而發此以賞之所謂唯仁
人然後能知仁人也陽門諸孫廷瑞浸潤詩書家業昌

盛嗚呼仁者必有後豈不信哉楚材作是詩之明年太宗崩幸臣專政言不見用又四年竟以憂卒惜哉楚材後封廣寧王謚文正子嘗使朝鮮過廣寧見其墓在城北三里醫巫閭山之麓云

跋赤壁圖後

宋神宗元豐二年東坡為李定舒亶所搆欲寘之死賴王安禮申捄得貶黄州二賦之作乃在黄之四年他人之遭遷謫必抑欝無聊之甚矣而東坡方且與客為赤

壁載酒之游吟覽江山傲睨物表其休休之樂若無入而不自得世之榮辱豈足以動其中哉錢塘劉君廷瑞嘗以東坡後賦求陳君士謙狀而為圖復求侍書蔣先生以楷法書于後今去東坡幾四百年讀斯賦也觀斯圖也當時風景宛然在目盖廷瑞志慕東坡之為人非取翰墨之工以資玩好而已也覽者當知之

書陳祭酒贈楊編修序文後

翰林編修宗器楊先生榮膺勑命襃贈其親得請還咸

寧燎黄展墓此序乃南京國子祭酒陳公所作手書以
贈先生者也先生甞卒業南監在公講下故公知先生
甚深特加器重是以序文述先生峻却太守之女力辭
都憲之職二事為詳謂可以戒貪得厲廉恥而抑奔競
先生志節之高固不止此二事然此二事衆人所共知
故詳言之其所不知者可類見也先生子畏友也素以
克篤之學負海内重名秋闈春榜俱擢第一殿試賜及
第持身正大處事明决足以當大任而不疑然恬於進

取故富貴不能以累其心也夫君子惟知在内者重故視在外者輕苟或持志不堅則雖能謹於暫未有不忽於久者先生自寒素以至通顯堅守一節終始如一非其燭理明而知幾審能若是乎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先生近之矣

跋嘉瓜圖後

福建道監察御史句容張君孟弼大父諱觀洪武五年夏六月嘗有嘉瓜雙實同蔕産於家園以獻於朝上顧

甚悅薦諸太廟特加錫賚親為文讚之伏讀聖製有願爾世世家和戶寧有志子孫封侯列公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語復有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之諭大哉言乎是雖皇上謙冲不有之盛心抑以見瑞應之臻非偶然者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況句容為國家祖鄉當建國之初而和氣薰蒸靈物是生固足兆宗社綿綿之慶矣然不於他壤而獨茁張氏之園豈非天監厥德有足以與國匹休者乎皇上既歸其應而又

稱願之實張氏千載之遇也今其子孫自觀以來食指數千詩禮相承簪紱相輝蔚為盛族而孟弼又以正聲勁氣著名臺端玉音所褒於是益驗猗歟休哉孟弼予同年進士其在廷也不啻鳳麟芝草人快睹而景慕之嗚呼張氏之瑞豈獨嘉瓜也耶

跋王會圖後

右王會圖一帙乃新淦崔溪萬石長席氏緝簡所家藏者也緝簡頃游京師出以示予觀斯圖所繪四裔人物

奇形詭狀被服紋罽飾人人殊種凡二十有八咸有名
識其拳髮深目或繫帛或手器或耳環者有十類曰篘
篘曰滑曰渴槃陀曰獅子曰胡密丹曰白題曰于闐曰
周古柯曰呵跋檀曰龜茲其用帛裹髮或玄或素者有
五類曰河南曰武興曰蚨曰宕昌曰鄧𨚗有加帽戴冠
若蓮花豹尾者亦五類曰波斯曰百濟曰新羅曰倭曰
高句驪其躶而以帛絡臂者有三類曰北天竺中天竺
曰狼牙脩其被髮者高昌以花帛掩踝者天門也以豹

皮抹首者建平蛋以虎皮雙尾飾首者蜒也最前一種冠纓籠巾朝衣寛博翼以二侍類大酋長者縑素朽敗失其名識考之唐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天下太平遠方諸國降附甚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集四裔朝事為王會篇寫圖以示後乃命閻立本圖之當是時突厥突利可汗入朝前類大酋長者豈其人乎且太宗之為君也削平僭亂統一中外其功固鉅矣為師古者正宜引君當道夙夜兢惕以保王業若周公退遜於越裳

召公戒謹於旅獒斯為美耳奈何以是圖侈蕩君心而啓其好大喜功之志也耶卒使十漸之失不克終而遼海之役勤兵於遠師古不得逭其責矣今去有唐幾千年要之是圖非當時立本之筆乃後人模臨無疑然筆精墨妙非龍眠居士輩不能作雖有殘缺不害其為可寶也緝簡尚珍藏之

書研山圖卷後

此卷有米顛研山圖及其所自述後圖拜石事并系論

說又圖馬式并述滕困學所記則梅花道人也米顛之書似與後筆相類豈皆出於梅花歟最後有即之孔子則親筆也黄門司馬先生出以示予一展玩間獲見四賢之高致宜傳好事用廣見聞

跋宋克温所書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右宋克温所書蘭亭十三跋正其中年得意筆也夫趙松雪以善書獨步當代而於右軍蘭亭石本至為之屢跋而不已使其得見未入昭陵之跡其愛慕當何如說

者謂羲之為字聖信不誣矣克温亦以善書獨步國初

然必書其所跋者其愛慕松雪有異松雪愛慕羲之也

耶劉君既康得其刻本裝褫而寶藏之是又愛慕克温

者也

跋米家書畫卷

米元章天資髙邁書法入神畫有竒思元暉博學嗜古

能世其業作畫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書亦臻妙論者謂

宋之有元章元暉猶晉之有羲獻也元暉紹興中拜兵

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賜御書右文殿碑又詔書道山堂碑其見重如此元章墨蹟余嘗見之而元暉之筆則未睹也錫山應先生忽持此卷見示謂為元暉真跡題曰米家書畫昔山谷贈元章之詩有滄江夜夜虹貫月盡是米家書畫船之句先生尚保藏之余恐光怪之發將亦不可得而掩也

書葉秀實傳後

自古嘯聚之盜其初也率皆焚廬舍恣殺掠以脅人之

從及其後也攻城邑僭名號蔓延而不可制當烏合時使得材武者草薙而禽獮之厥患頓弭不然必至興師用兵始獲摧破其黨雖卒歸殄滅然生人罹其殘毒禍亂相因而起而國隨以亡者不少焉若漢之張角唐之黃巢宋之方臘蓋若是已蘇之昆山有妖僧提點者在元季時聚徒焚劫勢日猖獗有司莫敢誰何公傷鄉人被其殺虐奮不自顧率敢勇士掩捕之皆就顯戮使是時微公禍有不可勝言者其陰功厚德何如也僧既

死公嘗戲作舉火文以狀其惡公五世孫與中今為山西叅政贊戎邊閫録是文以傳於世予於是而歎唯公陰德之厚故能鍾慶於後賢唯與中之賢故能表章乎先德皆可書也

書朝鮮權近應制詩後

朝鮮陪臣權近可遠當洪武丙子夏被徵來朝奏對稱旨我太祖高皇帝嘉其篤實恩禮優厚命隨班文淵閣及宴游都市以寵異之累命二十四題俾之賦詠復親

洒宸翰製律詩三章以賜後近祗捧還國追感天恩之渥遭際之隆謹用繕謄附以已作珍襲永為家寶國王聞之為鋟梓以傳不朽甚盛舉也吏曹判書擘為近之孫有事天朝以謙甞使于其國也出以見示屬綴一言竊謂自古帝王有作惟大舜嘗為勑天之歌臯陶于是乎有明良之詠乃元首股肱相與責難于一堂之上未聞踈逖之臣得預于此者也惟皇祖以天縱之聖削平海宇悉土悉臣仁同一視雖若近之為陪臣者亦得以

雲龍章之賜伏讀彊無詐習不納逋逃載修禮義之句大哉皇言誠得撫飭藩邦之道者矣聖德之盛固已軼於有虞古者列國皆有詩惟吴楚缺焉蓋巡狩陳詩將觀得失以為黜陟時吴楚不承威令黜其詩者所以深惡之也仰惟皇祖命近陳詩詢朝鮮開國之由遷京之故與夫邦域之所届道路之所經固不以夷而外之也而近也敷析詳明音韻諧暢可謂能言之士矣聖治之盛抑又過於有周良由朝鮮自箕子以八條之教化導

其人而詩書禮樂霑濡聖化者久故其國克知畏天恪謹侯度而士皆好學用不乏賢則所以維持鞏固相與延國祚於無窮者固於是編見之矣真世寶也三復敬歎而書其後

書黄學士鐃歌鼓吹曲後

余嘗被命在東閣纂修天下地志欲採當代人物以見其郡邑之所産然名公鉅人建功立業者莫詳于國史乃發内閣秘藏因得拜觀累朝實録而太祖高皇帝創

業垂統之跡制禮作樂之典具在然其所作之樂用於
郊廟而隷太常者則皆譔新曲而協雅調用於朝會燕
享而隷敎坊者則皆譔新辭而用舊調至於戎旅啓行
凱還之際所以揚武德而振國威者其樂則未之見焉
豈朝廷惟務偃武修文而未遑及之歟故迄今用於戎
旅之樂雖協舊調抑亦有其聲而無其辭耳翰林學士
金城黄廷臣先生嘗撰鐃歌鼓吹十六曲以備紀我朝
太祖太宗之神功聖德辭意弘壯音調鏗鏘誠可施之

戎旅者也使朝廷於啓行凱還之際舉而奏之豈不足以補戎樂之未備乎若先生可謂有志於禮樂者矣莊誦之餘敬識其末以俟

跋李揮使紱所藏莊生說劍圖

書曰后從諫則聖拒諫者未有不喪亡者也然人臣進諫其道有二有直諫有諷諫犯顏不諱之謂直婉曲開導之謂諷直諫施之明主無有不從況諷諫乎諷諫施之庸主且不敢必其從況直諫乎趙文王好劍士莊子

欲諫止之先治劍士服往見以投其好徐以天子諸侯庶人三劍為諭以開導之文王雖庸亦能從之而罷劍士昔齊宣王好貨好色好勇孟子皆因其情充其善以格其非莊子之意亦猶是也故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若莊子者可謂納約自牖而得諷諫之道者矣此畫筆意精工狀出當時說劍情態甚妙殆非李龍眠輩不能原其所以作此者以見臣得進諫之道君有納諫之美者也豈徒資玩賞而已哉雖然莊子為人大抵以全身

遠害為高而不肯用於世今乃從悝千金之請騁遊説以蹈危機何也其亦寓言也歟

跋定襄伯郭登畫

定襄伯郭公康濟乃開國元勲營國公英之孫以貴戚入侍仁廟為勲衛累立戰功疏封伯爵其天分極高自幼折節務學博洽羣書為詩文有奇氣尤工書翰嘗從鶴城金文鼎先生遊先生善繪事師董源黄子久公目得心解落筆輒自不凡府倅馮君得此幅見示意必中

年所作觀其簡淡蕭散意趣高古真可與鶴城頡頏孰謂矯矯虎臣躍馬提兵摧鋒破敵者乃能弄粉墨於毫楮間有如是之妙也耶盖其襟韻閒雅故形於遊戲者自與庸史不同能武能文信一代之奇材也矣然公亦自靳少與人作故知之者鮮用是馮君欲予言以彰之抑亦愛重其人者歟

跋趙魏公書文賦

趙文敏公書法妙絶當代以予所見其石刻散在天下

者不下百數十本而墨蹟流落人間者稱是所見者若此所不見者尤多也論者謂其人品極高故其形於筆端者自臻神妙雖然亦由於積習所致也古人有云筆禿千枝墨磨萬挺不作張芝即索靖蓋文敏天分既高又加之以積習宜其書法遠過人也此本文賦乃山陽畢廷璽家藏故物觀其行書筆意皆自羲獻中來而融會變化極其精熟誠不易得也嗟夫書法士之一藝耳非積習則不能以致精况事有大於此者乎

跋英國公張懋先世遺墨卷

太保文安忠僖侯張公文端終年嘗作二絶句用隸古書之以示其姪英國公廷勉有收綸罷釣媿懶讀書之語蓋侯弟兄鼎立享有茅土為國虎臣豐功偉烈垂邁當世世之人惟知其為驍雄武勇之士孰知其中之所存乃能知止足好文學形諸韻語若學士大夫之所為是豈常人所可及哉宜其以功名始終也廷勉謹識而珍襲之其與無恤保懷中之簡者曷異亦賢矣哉予於

此有以見故家之文獻矣遂書以歸之

跋趙駙馬所藏朱文公墨蹟

晦菴先生著書立言垂訓萬世當時筆削裁定之際其稿奚翅充棟今欲考求其折衷去取之故雖片紙隻字有不可得顧其與人往復書簡乃於士大夫家往往見之覩駙馬都尉趙公所蓄斯帖豈惟筆法精熟其道高德盛詞氣謙恭藹如接春風顔面於几席之前抑何幸哉後生小子以才性自負者睹此老成典刑自足折其

驕矜之氣是亦所以為教也公不寶金玉而寶此是知崇儒重道者不亦聖賢之徒也歟

跋劉尚書劉氏文獻後

南京刑部尚書萬安劉公顯孜嘗以其劉氏文獻集示予求題予閱之有曰子清者公之高祖也平寇賑饑所活百千萬人吳文正公銘其墓趙文敏公鄧文肅公揭文安公贊其像曰桂平者公之曾祖也受業吳文正公之門為淇州學正劉岳申序其行嘗建義塾文正記其

事曰桂寧者公之曾叔祖也好施重義克肖先志虞文靖公銘其墓此其文獻有足徵者矣嗟夫前數公者皆一代道學師儒文章宗匠也常人求一識面且不可得况望得其詞翰之多稱譽之至若劉氏者乎世德之懿為當時所重有可見矣尚書公謹錄以藏粲若明珠百斛光彩奪目信為傳家之寶也歟然觀其奕世積德先後無間餘慶所鍾歷百數十年至尚書公之身而始發焉文靖之銘所謂天將遲其獲以厚其報茍食其報則

其獲必倍於斯驗矣先正立言不茍如此世之怠於為善者當天之未定輒曰天道無知盍於劉氏乎觀之

倪文僖集卷二十四